

第三回 金閨女詩嘲狂士

詞曰：

筆墨何嘗有淺深，興至自成吟。有時畫佛，有時畫鬼，苦不能禁。意氣相投芥與針，最忌不知音。乍歡乍喜，忽嗔忽怒，傷盡人心。

右調《眼兒媚》

話說山顯仁，因劉太監要求女兒面寫詩扇，無法回他，祇得邀入後廳坐下。一面吩咐侍妾傳話，請小姐出來，一面就吩咐取金扇與文房四寶伺候。

原來山小姐退入後樓，正與母親羅夫人講說宮中朝見之事，尚未換衣。忽侍妾來稟，說劉公求寫扇之意，小姐笑道：「他一個太監曉得甚麼，也要求我寫扇。」羅夫人道：「劉太監雖不知詩，卻是奉御差送你來的，若輕慢他便是輕慢朝廷了。」山小姐道：「母親嚴命極是，孩兒就去。」因起身隨侍妾出到後廳，因是相見過的便不行禮。

此時案上筆、墨、扇子，俱已擺列端正。山顯仁因說道：「喚你出來別無甚事，劉老公公要你寫一把扇子。」山小姐未及回答，劉公就接說道：「咱學生奉御差來送小姐一場，也是百年難遇。令尊老太師要將些禮物謝咱，咱想禮物要還容易，小姐的翰墨難得，故不要禮物，祇求小姐一柄詩扇。老太師已許了，小姐不要作難方好。」山小姐道：「寫是不難，祇怕寫得不好，老公公要笑。」劉公道：「萬歲爺見了尚且千歡萬喜，咱笑些甚麼，是小姐謙說了。」小姐笑一笑，就展開扇子，提起筆來一揮而就，送與父親，就進去了。

山顯仁看了一遍微笑笑，就送與劉公。劉公接在手，見淋漓瀉瀉，墨跡尚然未乾，滿心歡喜，因笑說道：「小姐怎麼寫得這等快？」

山顯仁道：「凡寫字，有真、草、隸、篆四體，真、隸、篆俱貴端楷精工，惟草書全要揮毫如風雨驟至，方有龍蛇飛舞之勢。小女此扇乃草書，故此飛快。」劉公笑道：「咱常見人家慢慢的寫還要錯了，怎這樣快卻不掉字，真個是才子。但這個字，咱學生一個也不識，老太師須念一遍咱聽。」山顯仁就將扇子上字，指著念與他聽道：

麟宮鳳閣與龍墀，奉御承恩未暫離，

莫道笑顰全不假，天顏有喜早先知。

後寫：欽賜才女山黛題贈尚衣監劉公

劉公聽了道：「老太師念來，咱學生聽來，鳳閣龍墀，像說的都是皇爺內宮的事情，但其中滋味咱解不出，一發煩老太師解與咱聽，也不枉了小姐寫這一番。」山顯仁因解說道：「小女這首詩，是讚羨老公公出入皇朝，與聖上親密的意思。頭一句麟宮、鳳閣、龍墀，是說皇家宮闈之盛，惟老公公出入掌管，與聖上不離，故第二句說奉御承恩。古來聖明天子，絕不以一顰一笑假人。萬歲爺聖明，豈不如此。老公公與聖上不離，若是天顏有喜，外人不知，惟老公公早已先知。這總是讚羨老公公與聖上親密的意思。」

劉公聽了，拍手鼓掌的歡笑道：「怎麼這等說得妙，祇是咱學生當不起。真個是才女，怪不得皇爺這等貴重。多謝了！小姐明日有事入朝，咱們用心服侍吧。」山顯仁道：「一扇不足為敬，改日還要備禮奉酬。」劉公道：「這首詩夠得緊了，禮物說過不要，就送來咱也不收。」說罷就起身。山顯仁尚欲留他酒飯，劉公辭道：「天快晚了，還要回復皇爺與兩宮娘娘的旨意哩。」竟謝了一直出來。正是：

芳草隨花發，何曾識得春。

但除知己外，那處覓知音？

劉公辭去，得了這把詩扇，到各處去賣弄不題。

卻說山顯仁到後廳，與羅夫人、小姐將御賜禮物檢點，商量道：「金銀表禮，還是賞賜，御書才女四字與玉尺、金如意此三物真是特恩，卻放在何處？」羅夫人道：「既賜女兒，就付女兒收入臥房藏了。」山顯仁道：「朝廷御物收藏臥房，豈不褻瀆。明日聖上知道不便。」羅夫人道：「若如此說卻是沒處安放。」山顯仁道：「我欲將大廳東旁幾間小屋拆去，蓋一座樓子，將三物懸供上面，就取名做『玉尺樓』，也見我們感激聖恩之意，就可與女兒為讀書作文之所，夫人你道何如？」羅夫人道：「老爺所論甚妙。」商量停當。

到了次日，山顯仁就吩咐聽事官命匠蓋造。真是宰相人家舉事甚易，不上一月，早已蓋造停當。即將御書的四個大字鑲成匾額，懸在上面。又自書玉尺樓一匾，掛在前楹。又打造一個朱紅龍架，將玉尺、金如意放在其上。周圍都是書櫥書架，牙籤錦軸，琳瑯琅琅。四壁掛的都是名人古畫墨跡。山黛每日梳妝問安畢，便坐在樓上拈弄筆墨，以為娛樂。

此時山黛的才名滿於長安，閣部大臣與公侯國戚、富貴好事之家，無不備了重禮來求詩求字。山顯仁見女兒纔十歲無甚嫌疑。又是經皇帝欽賜過的，不怕是非，來求的便一概不辭。

此時天下太平，宰相的政務倒也有限。府門前來求詩文的，真是絡繹不絕。一日，有個江西故相的公子，姓晏名文物，以恩蔭官，來京就選，考了一個知府行頭在京守候。聞得欽賜才女之名，十分欣慕。便備了十分厚禮，買了一幅綾子，一把金扇，親自騎馬來求。原來山小姐凡有來求詩扇的，都是一個老家人袁老官接待收管。這日，晏文物的禮物綾扇，老家人就問了姓名登帳收下，約定隨眾來取。晏文物去後，老家人即將禮物交到玉尺樓來。不期小姐因老夫人有恙入內看視，不在樓上。老家人就將禮物綾扇交與侍妾，叫她稟知小姐。不期待妾放在一個櫥裏，及小姐出來，因有他事忙亂，竟忘記了稟知小姐。

及臨期，各家來取詩文，人人都有，獨沒有晏公子的綾扇。晏公子便發急道：「為何獨少我的？」老家人著忙，祇得又到玉尺樓來問。一時查不著，祇得又出來回復晏公子道：「晏爺的綾扇，前因事忙不知放在哪裏，一時沒處查。晏爺且請回，明日查出來再取吧。」晏公子聽了大怒道：「你莫倚著相府人家欺侮我，我家也曾做過宰相來。怎麼眾人都有，獨我的查不出來。你可去說，若肯寫時，就寫了；若不肯寫時，可將原物還了我。」老人家見晏公子發話，恐怕老爺知道見怪，因說道：「晏爺，這綾扇，是前日寫

查。」老家人纔回身，晏公子早跟了入來。跟到玉尺樓下，祇見樓門旁貼著一張告示說道：「此樓上供御書，係才女書室，閒人不得在此窺覷。如違，奏聞定罪。」晏公子跟了入來，還思量發作幾句，看見告示，心下一跳，便不敢做聲，躡著足悄悄而聽。祇聽見老家人在樓上稟道：「江西晏爺的綾扇曾查出嗎？」樓上的侍妾應道：「查出了。」老人家又稟道：「既查出了可求小姐就寫。」公子直入，親自在樓下立等過了一晌，又聽見樓上吩咐老家人道：「可請晏老爺少待，小姐就寫。」晏公子親耳聽見，滿心歡喜，便不敢言，祇在樓前階下踱來踱去等候。

卻說小姐在樓上查出綾子與金扇，祇見上面一張包紙寫著：「江西晏閣老長孫晏堯明諱文物，新考知府，政事文章頗為世重，求大筆讚揚。」小姐看了微笑道：「甚麼人，自稱政事文章！」又聽見說樓下立等，便悄悄走到樓窗邊往下一窺，祇見那個人頭戴方巾，身穿闊服，在樓下斜著眼拐來拐去。再細細看時，卻是個眇一目，跛一足之人。心下暗笑道：「這等人，也要妄為。」便回身將綾子與金扇寫了，叫侍妾交與老家人，傳還晏公子。晏公子打開一看，其中詩意雖看不出，卻見寫得飛舞有趣，十分歡喜，便再三致謝而去。正是：

詩文自古記睡皆，怒罵何如嬉笑之。
自是登徒多醜態，非關宋玉有微詞。

晏公子得了綾子與詩扇，欣欣然回到寓處展開細看，因是草書看不明白。卻喜得有兩個門客認得草字，一一念與他聽。祇見扇子上寫：

三臺高捧日孤明，五馬何愁路不平。
莫詫黃堂新賜綬，西江東閣舊知名。
又見綾子上寫兩行碗大的行書道：
斷鰲立極，造天地之平成。
撥雲見天，開古今之聾聵。

晏公子聽門客讀完了，滿心歡喜道：「扇子上寫的『三臺東閣』是讚我宰相人家出身；『五馬黃堂』，是讚我新考知府。綾子上寫的『斷鰲撥雲』等語，皆讚我才幹功業之意。我心中所喜，皆為她道出，真正是個才女。」門客見晏公子歡喜，也就交口稱讚。晏公子見門客稱揚，愈加歡喜。遂叫人將綾子裱成一幅畫兒，珍重收藏，逢人誇獎。

過了月餘，命下選了松江知府。親友來賀，晏文物治酒款待。飲到半酣，晏文物忍耐不定，因取出二物，展與眾客觀看。眾客看了，有讚詩好的，有讚文好的，有讚字好的，有讚做得晏文物好的，大家爭誇競獎不了。內中祇有一個詞客，姓宋名信，號子成，也知做兩首歪詩，專在縉紳門下走動。這日也在賀客數內。看見眾人稱讚不絕，他祇是微微而笑。晏文物看見他笑得有因，問道：「子成兄這等笑，莫非此詩文有甚不好嗎？」宋信道：「有甚不好！」晏文物道：「既沒不好，兄何故含笑，想是有甚破綻處麼？」宋信道：「破綻實無，祇是老先生不該如此珍重他。」晏文物道：「她十分稱讚我，教我怎不珍重？」宋信道：「老先生怎見得她十分稱讚？」晏文物道：「她說『三臺東閣』，豈不是稱我相府出身；他說『五馬黃堂』，豈不是讚我新選知府；『造天地開古今』豈不讚我功業之盛。」宋信笑道：「這個是了。且請問老先生，她扇上說『日孤明，路不平』，卻是讚老先生那些兒好處？她畫上說『斷鰲撥雲、平成、聾聵』卻是讚老先生甚麼功業？請細細思之。」

晏文物聽了，啞口無言。想了一回道：「實是不知，乞子成兄見教。」宋信復笑道：「老先生何等高明，怎這些兒就看不出來？他說『日孤明』是譏老先生之目；『路不平』是譏老先生之足。『斷鰲撥雲』猶此意也。」晏文物聽了，羞得滿面通紅，勃然大怒道：「是了，是了，我被小丫頭耍了。」因將綾畫並扇子都扯得粉粉碎。眾客勸道：「不信小小女子有這等心思。」宋信也勸道：「老先生如此動怒，倒是我學生多口了。」晏文物道：「若不是兄提破，我將綾畫掛在中堂，金扇終日持用，豈不被人恥笑！」宋信道：「若是個大男子，便好與她理論。一點點小女兒，偶為皇上寵愛，有甚真才，睬她則甚。」晏文物道：「她小則小，用心真實可惡。她倚著相府人家，故敢如此放肆。我難道不是相府人家，怎肯受她譏諷，定要處治她一番，纔泄我之恨。」眾客再三解勸不聽，遂俱散去。

晏文物為此躊躇了一夜。欲要隱忍心下卻又不甘；欲要奈何她，卻又沒法。因有一個至親姓竇，名國一，是個進士知縣，新行取考，選了工科給事中，與他是姑表弟兄，時常往來。心下想道：「除非與他商議，或有良策。」

到次日絕早，就來見竇國一，將前事細細說了一遍，要他設個法兒處她。竇國一道：「我一向聞得小才女之名，哪有個十歲女子便能作詩作文如此。此不過是山老要賣弄女兒，代作這許多圈套。聖上一時不察偶為所愚，過加寵愛。山老遂以假為真，祇管放肆起來。」晏文物道：「若果是小女子所為，情還可恕。倘出山老代作，他以活宰相戲弄我死宰相之子，則尤為可恨。祇是我一個知府，怎能夠奈何他宰相，須得老表兄為我作主。」竇國一道：「這不難，待我明日參他一本，包管叫他露出醜來。」晏文物道：「得能如此，小弟不但終身感戴不盡，且願以千金為酬。」竇國一笑道：「至親怎說此話。」過了數日，竇國一果然上了一疏。

此時天子精明勤於政事，凡有本章，俱經御覽。這一日，忽見一本上寫著：

「工科給事中竇國一奏，為大臣假以才色獻媚，有傷國體事：竊聞朝廷重才，固應有體，是以五臣稱於虞廷，八士顯於周代。漢設三老於橋門，唐集群英於白虎，此皆淹博鴻儒高才學士。未聞以十齡乳兒臭小娃，冒充才子，濫叨聖眷，假敕造樓，哄動京師，譏刺朝士，有傷國體，如閣臣山顯仁之女山黛者也。山黛本黃閣嬌生，年未出幼，縱然聰慧，無師無友，不過識字塗鴉，眩閭閻之名而已。怎敢假作白燕之詩，上惑聖主之聰，下亂廷臣之聽，妄邀聖恩，叨竊才女之名。倚恃相府，建造玉尺樓之號，此其過分為何如？若借此為擇婿聲價，猶之可也；乃敢賣詩賣文，欲以一乳臭小娃，而駕出翰苑公卿之上；甚且狂言囁語，譏笑紳士。夫紳士，朝廷之臣子也。辱臣子則辱朝廷矣。山黛幼女無知，固不足責。山顯仁臺閣大臣，忍而以假亂真，有傷國體如此，不知是何肺腸！臣蒙恩拔置諫垣，目擊幼女猖狂，不敢不奏。伏乞聖明，追回御書，拆毀建樓，著該部根究其代作之人。如此，則狐媚現形，而朝紳吐氣矣。謹此奏聞。」

天子覽畢，微微而笑道：「他以山黛為虛名，說朕為之鼓惑，朕豈為人鼓惑者哉！此腐儒坐井觀天之見也。」因御批道：「竇國一既疑山黛以假作真，可親詣玉尺樓與山黛面較詩文。朕命司禮監糾察。如汝勝山黛，朕當追回御書宥罪；若山黛勝汝，則妄言之罪，朕亦在所不赦。該部知道。」

旨意一下，竇國一見了，著慌道：「別人家的事，倒弄到自家身上來了。我雖說是個進士，祇曉得做兩篇詩文。至於詩文，這

實未留意。若去與她面較勝了她，她一個小女子，有甚陞賞；倘一時做不出輸與她，則諫官妄言之罪，倒祇有限，豈不被人笑死。」因請了晏文物與許多門客，再四商量。此時宋信亦在其中，因說道：「十歲女子善作詩文，定是代筆傳遞。若奉旨面較，著侍妾近身看緊，自然出醜。即使塗抹得來，以竇老先生科甲之才，豈有反出小女子下之理。若是竇老先生恐怕褻體，不願去，何不另薦幾個有名才學之士去較試，豈不萬全！」竇國一聽了大喜道：「有理，有理。」遂到次日，另上一本道：

工科給事中竇國一為特薦賢才較試，以窮真偽，以正國體事：臣前疏曾參閣臣山顯仁之女山黛，以假才亂真，蒙御批著臣親詣玉尺樓與山黛面較詩文以定罪。遵旨即當往較。但臣一行作吏，日親簿書，雕蟲文翰，日久荒疏，倘鄙陋不文，恐傷國體。今特薦尚寶司少卿周公夢、翰林院庶吉士夏之忠，雄才偉筆，可與山黛考較文章；禮部主事卜其通、山人宋信，古風、近體，頗擅三百之長，可與山黛考較詩歌；行人穆禮，聲律精通，可與山黛考較填詞；中書顏貴，真草兼工，可與山黛考較書法。伏乞陛下欽敕六臣，前往考較，則真偽自明，虛實立見。如六臣不勝，臣甘伏妄言之罪。倘山黛技窮，亦望陛下如前旨定罪，則朝士幸甚，國體幸甚。

天子看了又微笑道：「自不敢去，卻轉薦別人。若不準他，又道朕被他鼓惑了。」因批旨道：「準奏。即著周公夢、夏之忠、卜其通、宋信、穆禮、顏貴，前往玉尺樓與山黛考較詩文。該部知道。」

旨意一下，早有人報到山顯仁府中來。山顯仁著驚道：「竇國一為何參我？」因著的當家人去細細打聽，方知為晏文物詩文譏誚之故。因與女兒山黛說知前事道：「大凡來求詩文的，皆是重你才名，祇該好好應酬他才是，為何卻作微詞譏誚，致生禍端。」山黛道：「前日，這晏知府送綾扇來時，因孩兒在內看母親，侍妾收在櫥中失記交付孩兒，未曾寫得。他來取時，見一時沒有，著了急，就在府前發話，又跟到玉尺樓踱來踱去，甚無忌憚。孩兒因窺他眇一目，跛一足，一時高興譏誚了幾句，不期被他看破，有此是非實是孩兒之罪。」

山顯仁道：「這也罷了，祇是有旨著周公夢等六人來與你考較詩文，他們俱是一時矯矯有名之人。倘你考他不過，不但將前面才名廢了，恐聖上疑你《白燕》等詩俱是假的，一時譴怒，豈不可慮。」山黛笑道：「爹爹請放心。不是孩兒誇口，就是天下真正才人，孩兒也不多讓，莫說這幾個迂腐儒紳，何足掛於齒牙。他們來時包管討一場沒趣。」山顯仁聽了大喜道：「孩兒若果能勝他，竇國一這廝我決要處他一個盡情，纔出我惡氣。」祇因這一考，有分教：

丈夫氣短，兒女名長。

不知後來畢竟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平山冷燕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